   猎心（八）  
  
　　当残阳铺水，半江瑟瑟半江红，江面上的跨桥迎来了一天之中最为繁忙与拥堵的时刻。  
  
　　不起眼的私人小车于拥堵桥梁出口处迂回，漂亮打了几个弯，稳稳停在了富丽堂皇的江边酒店。挽有短马尾的年轻女人一身休闲装，拎着精美包装在酒店工作人员指引下，来到了预先定好的包间。  
1 X- L9 h. \; S: s! G' }' b  
　　美酒仍那样勾人回味，杯脚内的美味入肚，轻叹来之不易的自由，大半年处于约束状态下的沈靖薇懒懒靠在软椅，一口喝尽了荡起漪涟的红液。\* w' s7 m! {2 ~" \_  
5 [% E/ L8 E7 m; ]  
　　不清楚基地内部发生了何事，也不明白父亲为何小题大做，以前的他们早已变作了如今的她们，除了在陌生且为名义上的亲人面前极力掩饰扮演，这个世上恐怕没有任何人知晓真实的底细。  
  
　　父亲总在耳畔提醒小心驶得万年船，空闲下来还得前往秘密住所听从安排，现在好了，有了那句不能再偷偷碰面交代，沈靖薇觉得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即使没有外人分享喜悦，洋溢不住的兴奋也能让她一口气喝掉许多价值不菲的美酒。) O1 z" h' K& C% I; X  
  
　　制服诱惑离开警局便荡然不存，沈靖薇深知身着警服外出会引来麻烦，下了班就要和常人一般换上休闲衣物。简单挽起马尾，开着很普通代步小车，来到了平时向往却不敢当着父亲面走入的高档酒店。  
  
　　可笑世人只知沈家大小姐沈靖雪，只知她是一个集万千宠爱为一身的女强人，从香格里拉大酒店那次变故到不久前的遇袭，可谓政商乃至八卦娱乐界的独宠儿，又有谁知道身后一个默默无闻的亲妹妹呢。" i  x2 T' c  \: }8 y  
  
　　低调也不能张扬，虽没有父亲变态般的谨慎，现在的沈靖薇也清楚不能表现得太过耀眼，异样生活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危机以及风险，避开这副身体相关的至亲和亲人，才能高枕无忧。  
  
　　沈家俩个不知底细的老东西哪里清楚俩个女儿早已变成了他人，有了那个强奸犯替她挡着，现在的沈靖薇能偷偷做一些疯狂之事。  
. j6 a: f. f  J) e! D: G) m9 W1 w  
　　手指又忍不住没入休闲裤内，隔着巴掌大小的布料挑逗才刚刚平静下去的欲望，扭捏的身躯发出享受呻吟，想到今夜应该还能做一些希冀许久的美好事情，沈靖薇按奈不住雀跃，撕开了带来的精美包装盒。  
6 D) y1 x6 d8 k" O: ^: z  
　　一件很露骨的露背抹胸无袖连体包臀裙，酒红色布料上镶有晃眼银亮片。忍不住的沈靖薇脱掉身上休闲衣物，沿着漏光的空隙套入双臂，秀发撑开紧绷面料，得体穿上了衣物。  
  
　　转圈凝视衬托出身材的酒红，沈靖薇很满意这副模样，虽然没有傲人酥胸，但极为接近黄金比例的身材，也让她得意洋洋卖弄起风骚。躬身弯腰，没入双腿缝隙之中的嗪首好像瞧到了包裹不住的那抹黝黑，娇羞晃动身体，不知廉耻再次隔着布料抚摸挤压大腿深处的那抹春光。  
' X  j& A$ y; m+ S  
　　“啊...这种滋味还真是让我难以抗拒。”, T! @& v: g- Z3 d" B  
  
　　顶开的贝齿想要控制住勾人呻吟，双腿一软，沈靖薇无力坐在了地面。  
  
　　难怪那些增加情趣之物能拥有销量市场，早已玩腻了这副女体的沈靖薇没料到仅仅是一身露骨衣物，抹之不掉的荒淫便差点控制不住滴落出来，方才短暂品尝差点失控而不能收拾。  
8 X# n/ m  R4 V3 o6 N  
　　哪里还有心思进食美味，胡乱扒了几口，沈靖薇穿上一同买来的酒红色高跟鞋，解开束缚马尾，轻轻拍散梳理，随意补了装，又款上包装盒内同色包包，扭动身体推开了紧闭的包间。' w4 Z' c- a$ l3 Y: b; U) G  
  
　　沿途而来的各色男人目光让沈靖薇很享受，精致的脸蛋粉扑扑笑着，有意对着不安好意的几个男人飞吻眨眼，狐媚娇羞迈着猫步大笑走出了临江酒店。  
  
　　月色迷人之夜总有躁闷不安之心，凉风拂动耳髻，紧张凝望远方夜色中的城市，没了束缚约束，大胆往前走动的沈靖薇很自信打开车门，迈出了第一步。  
' f. s\* P. V! ]# \_1 Z2 m7 F- T  
　　父亲果然没有欺骗，往日那抹叮嘱消失不见，不再碰面便代表她能自主选择，沈靖薇关上车门系好安全带，踩动了油门。( H- c- H, x! ~  d$ B3 Z& J  
  
　　月色下的停车场，俩个衣着普通的男人随着启动的小车打开了停在不远处的车身，“李头，那个沈靖薇好像没有半点回家的意思，我们是否继续盯梢？”俩人之中个头稍小的男人盯着远方出口小声说着。  
  
　　回家之人没有必要刻意换上露骨勾人衣物，可疑的是沈靖薇进入到酒店前还明明一身悠闲装，此番说明了她会前往一处消磨时间的嗨场，没有哪个大家闺秀会如此刻意在换了一身休闲装下班，又换上惹人喷火衣物。8 n4 U: n& \+ K3 ]  
  
　　“你们小心跟上去，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向我汇报。”  
  
　　办公室内的李忠国想起了大半年前香格里拉大酒店那次突变，此番盯梢沈靖薇也是迫不得已，自从偷听到筱田种男与沈家大小姐通话，环绕在脑海深处的黑云，好像变得清晰可见。1 K\* A' ?/ p! F4 m5 x$ M6 X4 g# d  
$ k; i/ p, N\* U0 Z) n4 e! D+ e\* r' e0 \  
　　“头，我们国安局怎么变得和地方警察一样了，盯梢不是警察的事吗？”. {\* ]$ A9 a" K  
  J) S) h0 X\* g3 j  
　　个头稍高的男人坐入同伴开来的小车内，对于李忠国临时作出的安排有些不解。  
3 |+ ^& \_/ N! |  O( y9 Y\* w  
　　“你懂什么！地方警察没有权限参与对鼎丰集团调查，再者我怀疑这个沈家二小姐与叛逃出国的方宏茂有关，你们现在只需要好好盯着，到了时候我会下达进一步命令！”5 y; P" d- L2 u$ c) o9 {1 F& L  
4 y; G  e7 j. Y. |  
　　鼎丰集团这尊庞然大物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地方机构在没有得到申请批准之前，很难做出有用调查，何况沈家与邓家联姻，稍有疏忽便会同时得罪俩家。李忠国作为中央委派员调查香格里拉大酒店变故，纵使有先斩后奏权限，也不会冒然得罪拥有红色背景的邓家。  
  
　　挂断电话，心思回到几日前刻意接近筱田种男一幕，在此之前毫无头绪，好似有许多前后复杂矛盾，只是一次尝试便无意打开了埋沉许久的疑团。4 L8 q% C/ W) z0 F3 U( L9 p  
  
　　香格里拉大酒店变故虽在泰国政府解释下，获得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企业谅解，但为何叛国出逃的方宏茂父子与参与逮捕行动的萧婉秋，和参与搭救的沈靖薇在事后几乎同一时间消失在世人面前。  
  
　　萧婉秋最后向国内发回的信息，让国内警方知道了国家为了帮助泰国解救人质特意派出了特警，也获得了与之碰面的沈靖薇身份信息，只是短暂一刻，俩人好似都联系不上。" V! f9 i- f. A$ K" I5 i  
  
　　一个名叫艾贝的泰国人妖和日本顾客筱田种男，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变故后没几天也消失在了世人面前，后来又从泰国警方那获知俩人是偷渡到了国内。1 s6 G/ W# ~' p  
  
　　李忠国很好奇一个泰国人妖和日本人怎么会偷渡到中国，如果俩人产生感情，泰国人妖艾贝应该跟着筱田种男回到日本，或者在泰国当地生活一起。  
2 H( N2 A( v% C# R  
　　筱田种男为日本山口组龙头老大筱田建市孙子，身份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也绝不会没有能力与心爱之人共同建立起一个家，俩人偷渡到中国目的不得而知。  
  
　　从筱田种男与艾贝来到黄江市，李忠国便在监控画面内获知了俩人身份，有意接触却无意解开了大半年来的疑惑，偷偷跟踪竟得知俩人是被交换身体后的萧婉秋以及沈靖薇。  
0 L1 [  a8 S+ f3 M0 ^8 j  
　　交换身体这一天方夜谭相信没有人会认同，可从俩人偷偷对话之中，李忠国发现困扰许久的谜团一一解开，变得合情合理。! v' Z9 |5 L, x" x3 i- \_& A! z  
  
　　又是方宏茂参与搅合的一桩好事，看来是他或者身后组织通过交换身体控制了世界各地参与香格里拉经贸洽谈的财团掌门、企业负责人，获得建立秘密基地研究资金。  
  
　　对了，对了，李忠国隐隐想起不久前酒吧行尸那一幕，萧婉秋是最后走出却安然无恙，要知道那夜死了不少被莫名病毒侵蚀的客人，唯有她没有受到影响。; l) p9 o/ ]2 |  
5 y7 v8 x" z  b1 n! Y% O; P+ b  
　　从筱田种男与电话那头叫晚秋女子通话可以得知，现在的萧婉秋早已不是本人，又从酒吧行尸一事中联系串联，李忠国不由想到占据这副女刑警队长身体之人，会不会是叛国出逃的方宏茂。- J, [& A5 m8 K0 `( \_6 |0 ?  
  
　　尽管只是猜测，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轻易主动出击，但他可以旁敲侧击。再次拿起手机，拨通了远在黄江市另一端的市委书记，“朱书记还没休息呢，这么晚打扰实在不好意思，我明天想去市总警局一趟，看不能看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客气的声音缓缓从李忠国嘴中而出。  
  
　　黄江市市委书记没有埋怨打扰清梦之人，他知道李忠国为中央委派，提前打招呼是给了脸面，表态会支会有关部门，客气挂断电话，长叹了一声，想到了这些年在黄江市没有像样的建树，也不知期满后会不会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8 |( G! \_# D4 o9 g  @3 S  
　　DJ高亢震聋，摇曳人群深处沈靖薇仰头喝尽男人递上来的美酒，拎起见底酒杯，挑衅着，“怎么样？老娘可不是花瓶一样的女人！”& S1 k; v3 ?# U( @' @" a: t2 Y  
, a7 A1 V  n6 k! \_  
　　围观品酒的几个西装革履男人见品酒同伴脸红耳赤，打气加油死劲推耸，示意不要放弃，这样的极品女人可不能惯着，一旦认输，她只会加倍鄙视。  
# z% {9 j4 U- A/ [  V: I- h  
　　拼酒男人冷哼，“只是才刚刚开始，要不我们再各自喝一瓶？”不认输点了俩瓶好酒，吩咐前台端了上来。  
  
　　沈靖薇摊手表示无所谓，有人请酒她愿意奉陪，当即端起倒满酒杯又是一口喝尽，似乎为了尽兴，直接拎着酒瓶咕噜起来，在几个男人惊讶神色中，拼酒男人服气认输。  
# N7 s3 w% U\* N! f5 a  
　　连续两瓶高度白酒，自认为酒量不浅的拼酒男人也难以抵挡酒精侵蚀，在几个同伴搀扶下离开了前台。  
  
　　“哼。”暗讽拼酒男人自不量力，沈靖薇不由觉得在部队里锻炼过的身体就是不一样，此刻虽酒意难掩，但仍处于可控状态。  
  
　　扭动身体来到舞台中心，贴身于领班跳舞男人，惹火身材勾起了闷躁难掩的欲望。沈靖薇荡漾起羞红酒意，身躯好似不甚酒力靠在了男人胸膛，香舌打颤吐出难闻的酒精气味。' G3 C: c8 e6 b7 w; `  
  
　　光滑的皮肤手感让人痴迷，领班男人任由柔弱无骨的尤物紧贴，不安分抚摸主动靠近佳人的裸露后背，极为激起躁动的酒红衣物，让他大饱眼福瞧到了躬身弯腰下那抹诱惑的黝黑。- \_+ ]2 e/ u/ S4 ~( B# F  
$ g' Y- Q8 U: G) v8 X  
　　贪婪吸食红唇内的芬芳，充斥着酒精气味的香舌挑动纠缠顶开贝齿的冲动，好似相拥的男女来了个深情舌吻。沈靖薇娇笑着，搂着领班男人在舞台中心扭动，“想...想不想和我上床？想不想玩弄老娘...的身体？”刺激挑逗男人神经，她知道没有男人会拒绝一个主动投怀送抱的极品美女。  
  
　　领班男人深情抱起女人，不清楚她是否为有夫之妇，也不想浪费时间在打听消息之上，即使怀中女人是某个大佬的伴侣，今夜也要好好让她沉浸于胯下叫饶。% U\* V9 U# @\* J# M  
  
　　拦腰抱着的动作变成了粗鲁公主抱，领班男人有意腾出手臂没入到沈靖薇大腿深处，手指停留在露出春光的巴掌大小包裹布料，轻轻抚摸不知何时有了湿意的凸起。5 T! d# H4 \  y4 R. o3 o% ?  
  
　　难耐的粉躯本能并起双腿，沈靖薇好似感受到了领班男人欲望，躺在他怀中蠕动香软，“你是想就地强暴我吗？还是当着众人来一场酣畅淋漓肉搏大战呢？”  
  
　　好一个不知廉耻女人，露骨下流之言竟堂而皇之当众出口，领班男人纵使饥渴难耐也不会做出没有下限的举动，当即抱着熟透了的粉躯来到酒吧洗手间。- c% f7 C3 t0 j; b, C9 D7 D  
  
　　几个如厕的男人见一对不堪寂寞男女闯入，坏笑打趣凝视领班男人怀中女人，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有眼光，这般极品可遇不可求，纷纷知趣退出，并好心关上了门。  
  
　　领班男人可不想办事途中有人惊扰美梦，反手紧了锁，抱起满脸红晕的沈靖薇来到了隔间，轻轻放下勾着肩膀的“猎物”，使得她身躯软软靠在了马桶上。8 B0 G. P: \_% p# D  C  
; V( n. l' q- {7 W0 g; \_  
　　呼吸急促脱衣解带，把抽出的皮带放在了隔间挡门，赤身裸体的领班男人想替软身无力的女人脱掉身上衣物，却被轻轻推开，“别那样猴急嘛，人家敢保证不脱衣服就能让你缴械投降。”沈靖薇支撑起身，挑逗男人露出的狰狞下体。1 w# }; d5 z\* C9 V; `% y5 T  
  
　　享受发出呻吟，主动服务的女人好像很熟练样子，领班男人为了女人能更好替他服务，搂着套弄下体的软躯一屁股坐在了马桶上。张开双腿半闭着眼，伴随着渐渐变大的肿胀，身体变得渐渐滚烫。  
% i# I, I0 `  s- Y1 z' P  
　　只是随意拨弄软趴褶皱，不争气的男人便一发不可收拾，沈靖薇想到了以前男儿身时也是此番模样，十分向往与漂亮女人交合，但身体很快投降缴械。  
  
　　“看上去那样强装，实则是个没劲的软虫。”' \_\* |+ Y- g# \_0 D9 T& X6 {8 P7 a+ U  
  
　　套弄的劲道变得缓慢，沈靖薇似乎意犹未尽，骑在男人身上双腿死死夹着，弯腰躬身用布料隔着的溪谷摩擦红肿不堪的狰狞。  
  
　　“好麻好舒服啊。”狰狞上的头头顶着的谷地湿意流淌而出，手指没入缝隙扣动拉歪了布片，深呼吸一口，尝试初次体验被操的滋味。沈靖薇晃动身体，发现男人的狰狞不争气喷出了粘稠。  
  
　　“老娘还没尽兴呢，你怎么就缴枪了？”. Z% v& K; d3 l( N8 H! \  F: o6 ?  
  h4 G\* l- d3 |( R# S/ u  
　　不死心套弄几乎软下去的勃体，沈靖薇觉得不能放弃忍了大半年的苦楚，她早已玩腻了肉体，连下体留有的那道膜都在无休止的疯狂自慰中消失不见。  
3 j3 Y7 {$ O, k# |  
　　刺鼻的恶心气味简直无法下口，沈靖薇捏着鼻孔尝试含住男人雄风，好奇女人吸允究竟是何种体验，香舌舔舐狰狞露出的头头，又是滋滋喷出恶心热量。  
  
　　顿时没了半点兴致，没能体验异样滋味的沈靖薇狠狠打了一巴掌只顾躺身享受的领班男人，踢开隔间走到了水龙头前，抠出喷到嘴中的污秽，用冷水清洗漱口，折腾半天，捂嘴没有闻到异味，重新走回隔间，从男人脱掉的衣物中翻出香烟。  
  
　　躺身的男人满脸红色，沈靖薇又踹了一脚，“没用的东西，害得老娘白高兴了一场，没想到如你这般的魁梧也是中看不中用！”冷冷点燃香烟，脚下高跟鞋“嗒嗒”走出。1 h$ y5 V3 G0 v8 q1 S: w  
  
　　好似感受到了一阵冷风，走出酒吧的沈靖薇俏脸已然由红晕变作了苍白，可能是从密闭的冷气空间换做了空旷室外，不稳的身躯歪斜着摇晃，喉咙深处一股恶心涌出，忍不住喷出。  
% R# U" I' Q7 G# @: x  
　　刺鼻的污秽吐了一地，几个行人见沈靖薇脸色苍白，好意关怀搀扶，好心被当做驴肝肺一一推开。独自走向远方的停车处，从包包内摸出钥匙，遥控开关“嘀嘀”作响，拉了拉门，没见打开，疑惑明明按了开关怎么没能打开车门，又拿起遥控操作，才心满意足坐了进去。  
  
　　远远俩个盯梢的国安局男人啃食手中面包，瞧到沈靖薇醉醺醺走回，心生不满冷哼，高个男人推了推身旁喝水同伴，“你瞧瞧人家风流快活好不自在，我们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还得啃面包充饥，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6 {& D5 S\* G& ^& G5 S0 k  
5 v0 ?) N  l& \_5 f  
　　“风流快活是形容男人，你怎么胡乱比喻？”  
  
　　个头稍矮的男人摸出车钥匙，随时准备跟踪。  
0 x/ m, E% E) Z  b$ P; z' t2 S  
　　高个男人泛着尴尬神色，拉开车门率先坐入，又提醒同伴坐在驾驶位，只等跟踪的沈靖薇驱动车，他们也能第一时间跟上去。同伴默不吭声，车钥匙插入，轻微轰隆之音中启动，又踩住刹车，俩人目光落到远方那辆迟迟不见启动的小车。( S% X' \/ F, u0 \_# a2 }$ A  
  U+ D5 [% z& C  
　　躺在驾驶位上的沈靖薇很难受，此刻酒精已经侵蚀了神经，哼哼翻动身体，大张的嘴不断吸食着新鲜空气。  
  
　　突然，一双手从后座伸出捂住了呼吸的嘴鼻，沈靖薇睁眼发现了一张残破不堪的男人面孔，胡乱挣扎想要摆脱，可酒精麻痹的身躯根本使不出强劲力道。  
4 z# r/ E$ ]! C2 H: X4 a  
　　呜呜声响中沈靖薇张嘴咬住了男人手指，狠狠咬牙，趁因疼痛而收回的机会大声朝着车窗外喊道，“救命啊...”呼救之音还没喊出，男人强有力的手臂死死压住了反抗的身体。  
  
　　“从实验室出来的人没一个好东西，今天我替天行道让斯蒂芬的实验产物消失，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 |+ e& q2 p# M  M1 \- u& w2 U  
　　沙哑之音从得逞的男人嘴中冒出，泛着寒光的匕首一刀刀捅向沈靖薇心脏，猩红浸湿了衣襟，挣扎的身体渐渐失去抵抗，软软躺在了驾驶位，双臂也无力靠在了车窗上。  
# x3 C7 Y) R- q+ g( G  
　　“怎么回事？我好像听到了求救声音！”  
  
　　盯梢的俩个国安局男人推开车门，瞧到沈靖薇开来的车上跑出一个有意挡住脸面的男人，大喊着扑上，突然，酒吧大门大开，涌出了大量宾客，他们失声惊叫无不惊恐万分四散而开。) j0 L( e! c8 r. p  P2 U  
  
　　好似电影桥段内腐尸一样的男人，眼珠都快腐烂掉落，全身上下酸物一样的皮肤不断翻滚着血液。一个来不及逃脱的女人被无情压在身下，腐尸男人张开血嘴，无情啃食着眼中鲜甜可口美食。  
  
　　女人不甘大声呼救，俩个国安局男人本想抓住逃跑不久的男人，可惜此番情景不能见死不求，果断开枪阻止腐尸行凶，无奈这番骇人画面让见过许多世面的俩人也不得不往后退着脚步。  
  
　　阻止腐尸行动的俩个国安局男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手枪子弹全部打光，附近能启动的小车夜都拦着包围了腐尸活动，把它控制在了最小范围之内。- c/ w+ {+ w2 t# T, K  
  
　　警车呼啸而来，大量全副武装的干警手持火器，在随同而来的专家要求之中，进一步缩小了腐尸行动范围，直到完全控制住现场，腐尸也被老老实实捆绑。\* O+ j  h. \_" A: B\* f! }1 g' O6 u3 Y6 p  
  
　　深夜熟睡的萧婉秋被刺耳铃声惊醒，早先下班的她回到秘密住所安排训练斯蒂芬送于的那份礼物，回到与孟文耀共同的家已是凌晨。故意挑逗下班不久的丈夫，只是一个深情轻吻，急需要休息的男人洗了澡，懒懒躺在床上闭上了眼。" N- g& k3 w; T9 \0 a8 ^  
- Z5 {\* N% F- L2 G  
　　好不容易安抚吵闹不休的女儿睡下，清洗完身体的萧婉秋穿着朦胧薄纱睡衣躺在孟文耀身旁，近身临听男人熟睡鼾声，不禁想到年轻时的他也是如这般拼搏上进。& e" y) f. ^- `" O! F& m" Z& U  
0 P9 A" a8 F8 Y3 Z  
　　如果当初萧婉秋没有对他喋喋不休进行抓捕，她不会狠心破坏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世界没有太多如果，不然她也不会从一个高高在上的银行行长变成了叛国出逃的通缉犯。( a% M7 U- v' j2 @  
" X) f5 C- P/ i; Y! @2 g  
　　想来是占据这副身体太长时间，果断老练好似变得优柔寡断，一些事物现在有了不同想法，刚刚合眼没多久，铃声响起，警局局长名字在屏幕上显示，不敢怠慢接通。  
  
　　市区潮流酒吧再次出现不久前疑似病毒感染行尸，惊叹明明病毒早已在上次用光的萧婉秋穿上衣物，又得知沈家二小姐也惨死于酒吧附近停车场。手机无法控制而落地，脑袋一沉，魂好像丢了一般，心口出奇疼痛，嘴角也忍不住哆嗦起来。  
8 A& l" N2 E. A- X! r  
　　“晚秋你没事吧？”  
  m0 \_) t# H( ~5 |  
　　听到响动惊醒起身的孟文耀见妻子蹲着身体，担心搀扶，又关掉了卧房内冷气，好意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儿子怎么死了？到底是谁杀了他？”$ K& \9 e$ R9 {  
  
　　片刻的冷静引来的是狠狠掀翻茶几的发泄，萧婉秋双眸通红，“你怎么就去了呢？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对你交代啊！你妈走得早，从小就顽皮的你，我不忍心责怪，凡事都依着宠着，可你也不能这样离开我啊！”\* A\* R5 P+ G7 p' }9 O$ i  
1 N" ?) O" N3 g  Z# B, R  
　　好像得了失心疯，又好像梦游一样重现电视里的情节，害怕担心的孟文耀死死抱住不停挣扎的妻子，“晚秋，没事了，有我在你不需要担心害怕。”6 z: [\* D0 d; n8 \_  
  
　　“啊...”如呐喊一样的长长发泄，萧婉秋狠狠踢着抱住的孟文耀。  
  
　　疼痛游走全身，任由妻子无情发泄在身上，孟文耀又听到了女儿所在房间的响动，寻思肯定是此番动静惊醒或惊吓到了。  
  
　　“晚秋，你到底怎么了？”8 u\* c/ c) o: }  
. p% c; Y6 P' K  
　　控制住妻子胡乱挣扎的四肢，孟文耀拿起手机拨通医院电话。  
2 s$ @6 E% @2 \! n/ p  
　　挣扎渐渐变得无力，在强有力控制力道下，发泄的萧婉秋冷静下来，听到了孟文耀拨通医院病催促早点到来的声音，眸光落到不知何时走到卧房的女儿。/ o, [6 W$ w/ K1 d5 w) u  
  
　　“我没事了，放我下来吧。”  
  
　　轻拍死死搂住身体的孟文耀，萧婉秋语气变得柔软。  
  X, q1 x\* g. v  
　　“我还是不放心，去医院仔细检查一下，我会向公司请假好好陪着你。”% p4 E0 Y+ X% b  
. f0 F4 n' h7 ~  j1 b  \0 w  
　　妻子失魂落魄的模样历历在目，有可能只是短暂恢复理智，孟文耀不敢放下心来。/ r" ^: E/ `/ \. q1 ~: a  
7 ^# F2 d: E6 m3 f5 H6 w  
　　“真没事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4 d% E; B0 c7 C0 [  T) |  
6 }/ O% G" j\* c: W  
　　轻轻掰开束缚着的手臂，萧婉秋佯装冷哼示意孟文耀把她放下来。  
: \_8 P- c5 F\* Y  
　　“妈妈你刚才那个样子真可怕，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恐怖噩梦吗？”! `3 Q5 c" s2 F7 P' {. O  
  
　　乖巧的女儿很懂事挽着萧婉秋，在她刚进入卧房便瞧到了母亲发丝凌乱目光血红的恐怖画面。& ~1 u+ B; C' R/ Y: S! {  
# U/ m, s" y# B7 P8 G  
　　亲昵抚摸着女儿发丝，萧婉秋柔和抱起女儿，“刚才妈妈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所以吓到了小霜。”  
  
　　女孩不停点着头，确实有点害怕，不过一切恢复如初，当即要求萧婉秋把她放在了床上，不依不饶让夫妻俩人给她讲故事。  
\* \6 s\* }2 A) G& r\* g0 Z( Q( S  
　　“现在是三更半夜了，哪有哪家的孩子像你一样还吵着爸爸妈妈讲故事，等有了时间爸爸妈妈一定带着你去儿童乐园。”5 y$ ?0 \: a# ~2 Q  x7 Q  
" w! J4 @2 [# F: P6 x  
　　指尖俏皮从女孩鼻尖上滑动，萧婉秋挽着孟文耀，“亲爱的，我刚才有没有吓到你？”2 g. S7 ~+ v- J\* m6 i( v  
  
　　孟文耀乐得妻子恢复如初，“还真是被你给吓着了，你真做了一个噩梦吗？”  
  
　　萧婉秋摇了摇头，“好好看着小霜，局长给我打了电话，我现在要回警局了。”捡起碎屏手机，披上外套，走到了门前。) o& q' ]; D, @  
  
　　“大半夜让你回警局？你们领导还有没有人情味了？”. U2 U" |: K7 @  S  
  
　　很明显的不满涌出，孟文耀觉得有必要找市领导投诉一下。. T% b) H! W9 m: q  
  
　　“事态很紧急，局长催促我快点回去。”  
; ?+ c5 P  W+ j" W' N  
　　推开房门，萧婉秋往前走动。# N5 \_0 Q9 i0 d0 {  v" f  
  
　　“到底是什么事？”  
  
　　管不上多嘴的孟文耀询问。  
  
　　“病毒与行尸。”. T! \) T$ l\* i0 K\* E9 `  
  
　　小声且神秘说出口，萧婉秋走出了住所。  
- e. z2 ?+ K: N" U4 D  
　　到底儿子死于何人之手？想到了许多可能性，最后都一一否定，后悔没有交代儿子按时休息的萧婉秋猛踩油门，呼啸车声之中，忽又猛踩刹车，悔恨不该白天时那句叮嘱，极有可能是儿子仍改变不了本性，寻求刺激不幸丢命。  
0 v' \3 h9 W2 N  
　　“经纬你放心，爸爸一定会找出凶手，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 k, }. {6 G9 ?: e5 ]! O$ K) U  
' Z4 ?  Q6 b% w& B  
　　紧紧握着方向盘，手心溢出汗液，咬牙凝视远方夜色，萧婉秋再次踩动油门。  
  
　　人头涌动的警局热火朝天，突发事件打乱了有条不紊的调休，警局局长亲自领头安排，见萧婉秋脸颊气血全无走入，喊道，“小萧，我不久前给你打电话好像听到了惊吓声，你...没什么事吧？”  
  
　　关怀或是有意责怪不给脸面的神色很可疑，萧婉秋知道局长言外之意，故意抹着额头上的细汗，“局长您想什么呢？接电话时突然有一只老鼠从冰箱上跳到了我身上，所以您才会听到惊吓声。”  
. |+ w9 Z: S\* Z# {/ p7 }) A  
　　得到解释的局长不想做多刁难，眼下行尸再次出现加上沈家二小姐身死一事已经焦头烂额，明早沈家得不到满意答复，恐怕他这个局长做到了头。  
  
　　“小萧你负责明早去沈家安抚，要从他们那里获得对沈靖薇遗体的尸检签字，另外你重新带领第一组，找出杀害沈靖薇的凶手，尽快实施抓捕行动。”  
) ?, `1 C9 }. A# T3 m. f  
　　安排完一切，局长拖着疲惫不堪身体回到办公室，拿出公文，想到还要连夜向上写完汇报，狠狠一拳打在了办工桌上，“该死的，怎么就不能让人好好安心呢，一连出现了俩次行尸，现在连沈家二小姐也不幸遇害，书记那我该如何解释？”% C4 \_. f: ~+ u! \  
0 Y9 B5 t. W0 a" \_. U5 d8 p  
　　牢骚人人都会发作，出现行尸和人命案，恐怕许多天都要通宵达旦，警局几乎全员参与了此次侦破，一时间各种电话铃声响起，警员干警们纷纷联系起相关人员。# b1 g. Z3 L; x- n- r  
  
　　办公室内的萧婉秋一连喝了几杯提神咖啡，监控画面内案发现场回放了许多次，可能是酒吧附近监控比较偏僻，只能瞧到真凶身着黑色休闲衣，刻意用鸭舌帽挡住视线。  
  
　　没有五官特种，仅凭休闲衣物包裹的身材很难判断真凶，茫茫人海宛如海底淘针，萧婉秋总算明白局长没有第一时间责怪的理由，原来是真凶难寻。6 A& N+ Q. R( Z/ \7 s4 y  
  \_# w, Q; {1 O9 {, b\* Q: Q  
　　不禁想到儿子是死在了车内，如果车载监控能拍摄到真凶五官，事情便成功了一半。萧婉秋推开门，询问走向一旁的下属，“案发前只有酒吧附近监控，没有沈靖薇所开车的车载监控吗？”4 @$ s% Q. \_  A  
  
　　途经的女下属想了半响，“好像有车载监控，不过出了点问题，眼下技术部门的同事正在全力修理。”  D5 {2 c+ |0 Z( e& Z' n+ E  
  
　　“那什么时候能修理完成？”  
  
　　迫切想要知道真凶的萧婉秋语气激动。& n, m, u2 A6 Y+ d4 j) l  
  
　　“我不清楚。”9 |+ v& j$ a. d  |  
3 o- @, w9 }& L- p  
　　女下属摇了摇头。  
  
　　关上门，萧婉秋失落走回座位，拎着装满咖啡的水杯狠狠砸向地面，“经纬，爸爸一定不会让你白白死去，你若有灵，就保佑车载监控能顺利修复，这样爸爸才能替你手刃真凶！”) K2 X  L- X, W( h% i# w( k/ `\* z  
6 y4 \_. f3 K8 o! D/ p( j& A  
　　漫漫长夜难熬，迷糊打盹的孟文耀在女儿身旁小声讲述着故事，等女儿沉稳入睡，起身发现窗外已然明亮，懒懒伸腰，倒了一杯热水，点动手机，发现了头条新闻上的描述。9 ~+ L$ F# t( R+ l/ \: o  g8 v" J  
6 a. b3 E\* c, w+ p! p' B5 I  
　　黄江市出现腐尸行凶，残忍杀害多位无辜市民，警方赶到现场多番努力，终于控制住腐尸行动，并成功带回，经专家不懈努力，初步得出是基因病毒。  
+ D) j5 a) R: s  
　　短短几行描述，孟文耀想到昨夜妻子所说的病毒与行尸，惊吓着失落手中水杯，幸好没有惊醒熟睡的女儿，担心参与被喊回警局的妻子安危，想打电话询问一番。  
  
　　又是一条热点新闻，标题描述为沈家千金沈靖薇昨夜不幸遇害，点动返回的举动停止，直接点入新闻描述。没有过多描述，只是一张瞧不出五官特征的相片，孟文耀第一时间想到是董事长夫妇在得知小女儿遇害，会不会出现健康问题。  
9 L! J# ~# d# w& ^& U' u+ x8 c  
　　轻轻推醒女儿，快速洗漱穿衣，开车送到学校，孟文耀来到警局，还没下车便瞧到了妻子走出，“晚秋，我和你一起去吧。”远远大声喊着，车身缓缓靠近。  
3 o- \& W( e7 \0 M1 `" q  
　　“我现在可是在执行公事，再说了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  
( H1 j  o1 H3 L: z  \3 w\* A  
　　车身停在萧婉秋面前，迟迟不肯上去。% [# f1 Y$ d" z7 X8 I  m  
7 P) W+ L3 M7 S# P' E; n: A0 i2 \_  
　　“那我坐警车和你一起，我想此刻董事长与夫人肯定很难受。”  
! t4 l( G7 O9 [  
　　停稳车身，率先走入妻子平常所开的警车，走来俩个做笔录警员，远远望了一眼，很知趣坐上了另外一辆。0 }0 g2 z$ U& H' C3 v& H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沈家？”  
\* X- e7 Z: F: N/ x) w7 o  
　　打开车门的萧婉秋准备坐上驾驶位，被孟文耀轻轻拉着衣襟，“我给你买了早点，你先吃，我替你开车。昨晚通宵达旦一定不好受，眼下你能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  
% O- \_: O" m, W5 P, R# R0 w6 N  
　　暖意游走全身，何曾听到如此暖心关怀，萧婉秋没想到这个工作狂男人还有如此独特的一面。拿起准备妥当的早餐，退回到后座，关怀询问女儿是否已经送到了学校。0 i) k  u/ z3 r1 I  
  U) l) b7 r4 g5 q0 n7 a. v  
　　孟文耀系好安全带，小心翼翼启动警车，“早就送到了学校，女儿的事你不用担心，反倒要好好关心下你自己的身体，长期熬夜对身体可不好。”\*